

# 人只有脚踩大地才会力大无穷

关仁山至今念念不忘的事情是唐山大地震,他被埋在废墟里三个多小时,母亲为了保护他,右眼被摘除,母爱和生死体验,让他对生命有了深层理解。2017年雄安新区横空出世,关仁山受到鼓舞和震撼,觉得不做艺术抒写会是天大的遗憾,于是赶紧去白洋淀体验生活。很快,白洋淀的大美攫住了他的灵魂,风土人情自然而然地流露于笔端。三卷本、近两百万字的《白洋淀上》,描写了雄安新区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,塑造了具有家国情怀的乡村新人的形象。其实在此之前,关仁山已经写出了《日头》《麦河》《天高地厚》《金谷银山》等长篇小说,几乎都是写农村变革的。他觉得农民可以不关心文学,文学万万不能不关心农民的生存。关仁山表示:“我爱农民和土地,这份爱转化成了作家的责任,有了这份责任便产生了源源不断的创作激情。”

本期嘉宾 关仁山 青年报记者 陈仓

## 1 我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,中国作家里可能仅我一人。



自己,使劲儿护着我,把我搂在怀里……我们被埋住了,但有一个小小的空间。天亮的时候,邻居们纷纷赶来了,很快就扒出了我们,我没有受伤,可母亲的腿和眼窝在流血。母亲的右眼摘除了,母亲是为了保护我才伤了眼睛。这种母爱和我们共同经历的生死体验,让我对生命有了深层理解。

**青年报:**我查了一下资料,发现唐山的文化名人特别多。我想问的是,你的文学理想是这些人培养起来的吗?

**关仁山:**我的文学理想是在故乡培育出来的,特别得到了管桦老师的直接帮助,至今难忘。

1990年春天,北京老作家管桦老师回故乡,我有幸跟管桦老师见面了。当时还有管老的爱人李婉阿姨和他的儿子鲍河扬。鲍河扬很有思想,给我讲了好多尼采等国外哲学家的理论,给我推荐了十二本好书,还将老作家冯至的一段话抄写在笔记本上送给了我:“真实的造化之工都在平凡的原野上,一棵树的姿态,一株草的生长,一只鸟的飞翔,这里包含无限永恒的美。所谓探奇访胜,不过是人的一种好奇心……我爱树下水滨明心见性的思想者,却不爱访奇探胜的奇士。”这句话我反复琢磨,成为我由通俗文学转向纯文学的朴素而深刻的理论支柱。我深深感激我文学创作的引路人。

1989年,我的故乡有一片海湾,叫黑沿子,我主动要求到那里的小渔村涧河挂职副村长深入生活。在村里,我跟渔民出海打鱼。海能养育生命,海同样能养育文学。渤海湾的一隅,我起名为“雪莲湾”,我在这块黑坦坦、雾蒙蒙的地方留下了一串足迹。1990年冬天,我创作了雪莲湾系列第一个短篇小说《苦雪》,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1991年第二期,并获得了当年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优秀小说奖。管桦老师专门为我的另一个中篇小说《太阳滩》写过评论文章《源于生活的艺术》。

海里啥都有,有鱼,有虾,有蟹,海里也有我的小说《落魄天》《红旱船》《蓝脉》《太极地》《醉鼓》。雪莲湾是一个有特殊历史、民俗风情的地方,这里的一切都成为我写作的载体,载动我的小小思索,走着这样寂寞的路程。我发现,海浪就是一条纤细而又刚强的白线,雪一样的白,穿过无限的时空,比生命长久,越过历史和传统把我的欲望与激情、希望

与梦想以及忧患和悲伤结合在一起了,自由的大海使人的精神自由。

**青年报:**你一直生活在京津冀地区,有没有向往过其他地方?现在是一个大移民时代,很多人都有着城市化进程中的漂泊感,你有没有那种情绪?很多人已经找不到自己出生的地方,生养你的那个地方现状如何?

**关仁山:**我生在唐山丰南县谷庄子村,居住在北京,工作在石家庄,所以说游走在京津冀地区是合适的。城市飞速变化,农民融不进城市又回不了故乡,这种漂泊感农民工身上有,我们也同样有。生我养我的村庄还在,经常回去,乡村振兴政策落地后有了一些变化。乡里开发了大旅游,也惠及我们村。清朝洋务运动时挖的一条煤河从村头经过,乡里引资重新修整煤河,变成了一条旅游河道,水上快艇、农家乐、垂钓园都有了。

我回望故乡时,故乡也在望着我。对于搞文学创作的人,故乡就是他思想和精神的源头。我十岁那年,喜欢钻草棵子玩耍。蒿草高高的,没了大人的腰,我钻进去就没影了。母亲是种地能手,当过县里的劳动模范。听见母亲喊我,就从蒿草丛里钻出来。有一次,母亲领着一位手执竹竿的盲人,我一眼就认出是唱乐亭大鼓的。这位盲人怀里抱着麦穗,他给我算了一卦,说我长大“吃笔墨饭”。说完,母亲给了他一些黄豆和鸡蛋,盲人给了我一根麦穗儿。我有些不解,险些把麦穗儿扔掉。

我以故乡滦河为背景的小说《麦河》里,对小麦文化进行了挖掘。当时并不知道,这就开始了对麦子的崇拜。对麦子的崇拜,也就是对土地的崇拜。我记得家乡过去有一座土地庙,乡亲们把土地神叫“连安”。连安虽小,“管”的事挺多,庄稼生产,婚丧嫁娶,生儿育女,每天都忙忙碌活。传说连安有着非凡的神力,他手里有一个“麦穗儿”。他想去哪里,把“麦穗儿”往两腿间一夹,就像鹰一样飞去了。举个例子吧,有一年大旱,人们到土地庙祈雨,一道白光闪过,连安手里“麦穗儿”一挥,滂沱大雨就落下来了。这些传说,更加印证了小麦和土地的神奇。连安手里的“麦穗儿”,表达出对小麦的热爱,对善的呵护,对恶的惩罚。人只有脚踩大地,才会力大无穷。我塑造的农民才能找到力量的根基。

## 2 白洋淀真是太美了,它的容颜攫住了我的灵魂。

**青年报:**你1981年从昌黎师范学校毕业后,当过小学语文教师、乡文化站站长和县志办公室干部。你能不能举例说明,这些经历对你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?

**关仁山:**1981年10月,我师范毕业后,就回到老家的唐坊镇小学教书。地震后的小学建设得很漂亮。我在小学教书时写了一篇散文《亮晶晶的雨丝》,在《唐山劳动日报》上发表了。严格说来,这才是我真正的处女作。皆因这篇小作,我走出了校园。有人说文学是改变命运的。在我身边那么多文学爱好者都换了工作,我不想用文学去换什么,还是处于从心底的热爱。1982年的阳春三月,我被调到唐坊工委文化站当了站长,是煤河旁的一座古镇。父亲在这里当工委副书记。我想进县城,求父亲托人,但父亲不愿我离开小镇。还是因了这篇小作,我被当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看中,抽调我到县城做县志和党史征集工作。我在县志办公室工作时,到处奔波、采访、收集资料,没承想为我后来的文学创作铺了一条通路。历史和民俗都进入了我单纯的视野,使我深感这片土地的厚重和风情。我认识了唐山市群艺馆的杨帆里老师之后,开始了通俗小说创作。先是与杨老师合写了一部长篇历史通俗小说《胭脂稻传奇》,后来一鼓作气写了几年中篇侦破、社会传奇一类的通俗之作,大概有两百万字。如今回想起来,我觉得通俗小说写作,也不能说是走弯路,锻炼了我的写作速度和想象力。

**青年报:**我们赶紧来说说你最近的力作《白洋淀上》,你怎么想着要写雄安新区的?

**关仁山:**三卷本《白洋淀上》原稿是160万字,出版时删减到117万字。2017年4月1日,雄安

新区横空出世,我是受到鼓舞和震撼的。首先写了一篇散文《仰望雄安》,在《中国作家》杂志发表。我对雄安的认识有个过程,再次到白洋淀采风,雄安作协诗人阿民带我去去了白洋淀的纯水村王家寨。连续住了几天,忽然有了写作长篇小说的想法。当时我想,这个“国家战略、千年大计”的未来之城,落户河北白洋淀,是千载难逢的好机遇,如果不做艺术抒写会是天大的遗憾,河北作家不能缺席。水有灵魂,人有风骨,要真正写好白洋淀,必须熟悉白洋淀的百年历史,没有历史感的纵深,是写不好今天乡村的意义,更把握不好城市的未来。我在王家寨和雄安三县深入采访期间,读三县的县志,查阅历史资料。我在等待新区规划的时候,先创作了小说《白洋淀上前传》,当大规模的雄安建设铺开,我继续投入那里的生活,写人,写人的命运,写新时代错综复杂的人的关系。乡土文学关联着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,见证着社会生活的沧桑巨变,形成了独特的审美传统,打破传统乡土文学的书写,以独有的眼光发现新的生命哲思,走出一条属于新时代的艺术创新之路。因为我们作家的劳动成果,不仅要接受当代眼光的评估,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。

**青年报:**《白洋淀上》是以渔民王永泰和他三个儿子王决心、杨义成和王德为核心展开的命运故事,重点描绘了王决心从一个打鱼人成长为央企工匠,妻子乔麦从养鸭女成长为具有家国情怀的乡村新人。我想问一下,你有没有故事原型,或者说是人物基础?

**关仁山:**因为《白洋淀上前传》已经写完,雄安规划已经结束,后三卷是对现实生活的创作,时间点选在2017年4月1日雄安新区成立到2022年五年跨度,雄安建设恰好与乡村振兴政策落地

